

辛安驿

主要角色

周凤英：旦
李氏：彩旦
赵芙蓉：旦
赵雁蓉：旦
赵景龙：小生
杨胜：净
何四叔：丑

情节

明代，赵景龙聚义庐山，其父为严嵩所害。其妹赵芙蓉、赵雁蓉逃出家门，欲往庐山寻兄。为便于行路，赵雁蓉乔装男子，佯做兄妹，夜宿辛安驿旅店。店主李氏母女亦系曾遭严嵩陷害之官家眷属。女周凤英见赵雁蓉俊雅不凡，乃强邀成亲。洞房之中，方知赵雁蓉实为女子，正争吵间，适赵景龙下山访妹，也宿于此店，兄妹巧逢。最后，赵景龙与周凤英结成夫妇，同奔庐山。

注释

《辛安驿》原系梆子传统戏，我（荀慧生）十一、二岁学梆子时即开始演出，可说是我走上艺坛最早的演出剧目之一，唱做方面曾得我太老师十三旦侯俊山先生亲自指点教导。然而那时只自赵芙蓉、罗雁主仆“落店”开始，到洞房识破罗雁女扮男装止。周凤英头场即带红胡子持刀上，故事始末不清。但此戏情节颇具风趣，自成一格，不落窠臼，而且表演动人，后来我改演京剧时，就把它从梆子移植改编，并就原本增添首尾：前面增加赵景龙庐山入伙，赵氏全家遭陷，赵芙蓉主仆脱难，神赐罗雁金钟罩法宝和周凤英母女辛安驿开店等场；后面补充周凤英、赵芙蓉等同上庐山聚义，周凤英二次洞房与赵景龙成婚等大团圆情节。此改编本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在上海大新舞台首次演出。我自饰周凤英，马富禄饰李氏，金仲仁饰赵景龙，高秋馨饰赵芙蓉，王芸芳饰罗雁。演出效果颇佳，此后数十年，一直如此上演，未作更动。解放后，重新整理演出本，发觉此戏主题思想不甚明朗，周凤英母女性格模糊，使人爱憎难明。罗雁得金钟罩一节又富于神话色彩，与全剧格调不相统一。从全剧情节看来，识破罗雁乔装一场的“洞房”已是高潮，此后接连再演同上庐山，二次洞房，实属蛇足，因而有意加工整理。惟限于时间，为能及时完成。一九六一年七月，南下巡回演出，在上海看到弟子李玉茹的演出本，重又引动改编意念，乃于巡回演出途中抽暇构思。到南京时，复得江苏省京剧院冯玉琤同志协助，参考上海京剧院改本，动手加工整理，并就地给江苏省京剧院青年排演。回京之后，又经重新改编。此次改编尽量保存原本菁华，压缩开头赵氏遇害等情节，全部用暗场处理，只用一场简单交待故事缘由。删去洞房以后同上庐山、二次洞房等场，吸取其中情节融合于“洞房”一场中，当场结束，使重点集中，高潮更加推进一步。改编中给戏赋予忠奸斗争的因素，借以突出主题，使其含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周凤英母女开设的不再为黑店，明确交待出她们也是被奸臣陷害的官家眷属，因母女各有武艺，乃借开店锄强扶弱，为民诛奸，如此母女二人便真正成为正面人物，形象可爱，从而为周凤英与赵景龙结亲奠定基础。此外，还把丫鬟罗雁改成小妹雁蓉，姐妹避难寻兄。戏中唱做等也重新设计：周凤英头场的“思春”，由于考虑到她是年已长成、而未出闺阁的少女，所以表演中以向往鼓乐喧天、花轿迎娶等来描摹未婚少女闺思心情，而不沿用一般戏中习见的少妇的思春手法。“杀店”、“洞房”等场也适当增加舞蹈身段，以烘托气氛。尤其“洞房”一场，周凤英与赵雁蓉彼此心情矛盾，感情交流，全用身段动作来表示。从剧本上看，似乎情节简单，但场上表演起来却十分复杂，戏剧性很强，充分发挥哑剧效果。结尾为周凤英增加一段“西皮二六”，唱腔上也突破原有的程式。剧本于一九六一年十月改编完成，曾经先后给天津河北省梆子剧院跃进剧团、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辽宁省下属几个市的剧团、辽宁省戏校和荀剧团的青年演员排演。值得提到的是河北省梆子剧院跃进剧团改用梆子形式排练，使得这出戏最初从梆子中来，半个世纪以后又重归梆子队伍，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下山访妹】

赵景龙、

杨胜（内同白） 走啊！

（长锤。赵景龙、杨胜同上。）

赵景龙（西皮散板） 数日光阴一转瞬，

杨胜（西皮散板） 踏破铁鞋无处寻。

赵景龙（西皮散板） 看看日落黄昏近，

杨胜（西皮散板） 贤妹音信哪得闻？

赵景龙（白） 哎！

杨胜（白） 哎！

赵景龙 (白) 啊,杨胜贤弟,想我父被严嵩老儿所害,闻听两个贤妹逃出家门,至今杳无音信,也不知她二人的吉凶如何?

杨胜 (白) 哼,那严嵩老贼真是祸国殃民的奸臣,有朝一日,我杨胜要是把他抓住,一定要剥他的皮,剜他的心,祭奠老伯在天忠魂,也消消我这口恶气!

赵景龙 (白) 但愿如此!

杨胜 (白) 我说景龙大哥,想咱们那二位贤妹,既是连夜逃出京来,就该到庐山投奔咱们才是,怎么咱们哥俩这两天,白天黑夜访的一点音信也没打听看,可真把我急坏了。

赵景龙 (白) 看看夕阳西下,今天又算白白的度过了。

杨胜 (白) 哎哟,大哥,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今儿个一天,咱们还没吃饭呢,我真饿坏了。

赵景龙 (白) 愚兄腹内也有些饥饿,看前面有一镇甸,你我不免赶到那里用些酒饭,歇歇歇息。

杨胜 (白) 那好极了。

(杨胜看。)

杨胜 (白) 嗯,大哥,你瞧,过了前面这个镇甸可就是辛安驿了。那可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地方,到了那儿,咱们可得仔细打听打听二位贤妹的下落,大哥你看好不好?

赵景龙 (白) 就依贤弟!走啊。

(西皮散板)

杨胜 (西皮散板) 纵心急也须要饥餐渴饮。

(赵景龙、杨胜同下。)

【第二场：母女设店】

(小锣垛头。周凤英上。)

周凤英 (西皮慢板) 奴本是闺中女红颜绿鬓,
被贼害母女们江湖飘零。
辛安驿开店房扶危济困,
杀贪官劫污吏剪除强人。

(白) 奴家周凤英,淮阳人氏,爹爹周朔,曾在京城为官,是我自幼跟随爹爹学就一身武艺。不幸爹爹被严嵩陷害忧愤而死。我母女二人避难来在辛安驿开设一座客店,母女相依为命,打劫无义之财,扶危济困,剪除严家奸党,以为爹爹雪恨。只是奴家年岁日长,母亲从不提起女儿终身之事,难道叫我这做女儿的就一辈子死守闺中不成。思想起来,好不愁煞人也!

(西皮原板) 我的娘她忘了女生外姓,
奴年交十九岁还守闺门。
这几日无聊赖心中烦闷,

(周凤英做思春身段,李氏上。)

李氏 (白)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周凤英羞。)

周凤英 (西皮原板) 却原来母亲到怨儿失迎。

(白) 母亲万福。

李氏 (白) 罢了,坐下吧。

周凤英 (白) 告坐。

(周凤英、李氏同坐。)

李氏 (白) 我说孩子,你这两天茶饭懒进,没事就坐在那儿出神,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周凤英 (白) 女儿这几日思愁想,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李氏 (白) 哟,怎么着,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怪了!

周凤英 (白) 这有什么奇怪,母亲往日不是也还有时一人出神,暗自落泪吗?

李氏 (白) 咳,妈妈自从十六岁跟爹结亲,恩爱爱爱,实指望白头偕老,谁想你爹不幸被严嵩奸贼所害,到如今想起你爹来叫妈妈心里怎么不难受啊!我是想你爹了,你是想什么呢?

周凤英 (白) 是呀,女儿也是与母亲一样。

李氏 (白) 噢,那不用说,你也是想你爹啦。

周凤英 (白) 父女之情,焉有不想之理?

李氏 (白) 咳,咱们娘儿俩都别难过了,过去的事,别总挂在心上。再说这两年咱们娘儿俩也杀了不少严家的贼党,可也算给你爹报了仇啦。孩子,常言说的好,母女最为亲,有妈在跟前,你也就没必要多想难过的事啦。

周凤英 (白)
(周凤英哭。)

李氏 (白) 哎!儿岂不知至亲只有母女,但女儿年已长成,只恐承欢日少。

周凤英 (白) 哟,怎么说到承欢日少上头去了,得了,好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周凤英 (白) 哎,满怀心事,叫我从何说起。啊,母亲方才言道,你是几时与我爹结亲的。

李氏 (白) 我呀,我十六岁就和你爹结亲了。

周凤英 (白) 如今女儿多大年岁了?

李氏 (白) 你呀,你今年不是十九岁了吗?

周凤英 (白) 着啊,妈妈十六岁便结亲了,女儿今年一十九岁,长大成人了,怎能久侍奉膝下,早晚是要离开妈妈的。

李氏 (白)
(李氏背供。)

李氏 (白) 你瞧喂,我还当她想老的了呢,敢情她是想小的了。这话可又说回来了,我十六岁就出门子了,她十九啦,连一点信都没有呢,这么大姑娘还没婆婆呢,那她怎么能不着急呀?

(李氏向周凤英。)

李氏 (白) 得了,你别拿话绕弯了,你的心思,妈妈我早知道啦,这也怪妈妈不好,别哭了孩子,往后有合适的人家,我给你张罗也就是了,可是咱们这个女婿可不容易找啊!

周凤英 (白) 怎么不容易?

李氏 (白) 咱们一得要人品端正……

周凤英 (白) 那个自然,二呢?

李氏 (白) 二要武艺高强……

周凤英 (白) 这也是要的。

李氏 (白) 这三吗……

周凤英 (白) 妈妈怎么还有这三呢?

李氏 (白) 这三可就更难了。

周凤英 (白) 怎见得?

李氏 (白) 姑爷要一心一意跟咱们行侠作义,剪除严家贼党给老百姓除害。如今想巴结高枝儿的多,这种人不好找。再说你要是一结了亲,往后少不了生个三男两女的,扛上这份枷,你也就没心报咱们的仇啦,依妈妈看来,干脆,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周凤英 (白) 妈妈说哪里话来,常言道得好,孤木不能成林。日后子孙昌盛岂不越好报仇了?

李氏 (白) 那么,依你怎么办呢?

周凤英 (白) 依孩儿之见,从今往后再有那年少俊雅之人前来投宿,妈妈你要与我留心才是。

李氏 (白) 咳,孩子,你不知道那小白脸可全没有好心眼呀!往后再有小白脸,我还是一个不留,全把他们杀了。

周凤英 (白) 妈妈,想那青年正有作为,你若无故杀人,你岂不成了老强盗?

李氏 (白) 老强盗就老强盗,我这么大的老婆子还怕人家说吗?

周凤英 (白) 着哇,母亲年纪大了,不怕旁人议论,女儿小小年纪,落个强盗之名,日后我是怎样为人!

(周凤英气。李氏笑。)

李氏 (白) 孩子,妈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得了,天儿也不早啦,咱们还是照料买卖吧。你到后边拾掇拾掇,等着听妈妈的信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好不好?

周凤英 (白)
(念)
(白) 就依母亲。正是:
剪除强梁扶危困,方是行侠作义人。
妈妈你要……

李氏 (白)
(周凤英羞下。)

李氏 (白)
(念)
(白) 给你找个小女婿。
哟,姑娘大了,怎么好啊!正是:
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天真不早了,待我将招牌挂起。

(数板) 挂起招牌，挂起招牌，忙把店门开，好人到此保安泰，严家贼党送死来，送死来！
 (白) 呔，辛安驿热炕大被窝，有住店的上这儿来呀！
 (李氏下。)

【第三场：杀店强婚】

赵美蓉 (内西皮小导板) 连夜逃出了奸贼魔掌，
 (赵美蓉上。)
 赵雁蓉 (内白) 姐姐慢走！
 (赵雁蓉走花梆子上。)
 赵雁蓉 (西皮散板) 为避祸顾不得颠倒阴阳。
 (白) 姐姐，你看我改扮的可像？
 赵美蓉 (白) 扮得倒像，只是不像男子行走。
 赵雁蓉 (白) 这倒难了！
 赵美蓉 (白) 妹妹的全身武艺都学的甚好，怎么被这小小的事儿难住了？待我教导于你。
 赵雁蓉 (白) 如此姐姐教来。
 赵美蓉 (白) 男子行走必须要大大的步儿，必须要这样走……
 (赵美蓉学男子走。)
 赵雁蓉 (白) 哦，我会了，男子行走必须要……这样走。
 (赵雁蓉学男子走。)
 赵美蓉 (白) 着着着，是了。
 赵雁蓉 (白) 姐姐，我们走哇。
 赵美蓉 (白) 妹妹扮了男子，一路之上我们还要改个称道。
 赵雁蓉 (白) 怎么称道？
 赵美蓉 (白) 你我要姐弟相称。
 赵雁蓉 (白) 不好，不好，还是兄妹相称。
 赵美蓉 (白) 为何兄妹相称？
 赵雁蓉 (白) 你是女子，我是男子，我一路之上要保护你的，还是叫兄长的好。
 赵美蓉 (白) 只是我叫不出口来。
 赵雁蓉 (白) 试演一回，那旁敢是我家小妹？
 赵美蓉 (白) 那旁敢是哥哥？
 赵雁蓉 (白) 不错，正是哥哥。走啊！
 赵美蓉 (白) 走啊！
 (西皮散板) 假装兄妹为脱险，
 赵雁蓉 (西皮散板) 唯愿早日到庐山。
 赵美蓉 (西皮散板) 月上柳梢天色晚，
 赵雁蓉 (西皮散板) 寻一旅店把身安。
 赵美蓉 (白) 啊哥哥，天色不早，前面有一客店，你我在此暂住一宵，明日早行可好？待我前去打店。
 (赵雁蓉拦。)
 赵雁蓉 (白) 待我向前。
 店家！
 (李氏上。)
 李氏 (白) 来了，来了。二位是住店的吗？
 赵雁蓉 (白) 可有上房？
 李氏 (白) 有上房。二位请进吧。
 赵雁蓉 (白) 带路！
 李氏 (白) 二位须用酒饭，早点吩咐，我好去准备。
 (赵美蓉、赵雁蓉同入座。)
 赵雁蓉 (白) 酒饭前面用过了，只取明灯一盏前来。
 李氏 (白) 是。
 (李氏取灯。)
 李氏 (白) 灯到。
 赵雁蓉 (白) 放下就是，唤你再来。
 李氏 (白) 是，听二位的口音是从京城里来的吧！
 赵雁蓉 (白) 正是。
 (李氏打量赵美蓉、赵雁蓉。)
 赵雁蓉 (白) 妈妈看些什么？

李氏 (白) 我给你们二位相相面。

赵雁蓉 (白) 怎么妈妈还会看相？

李氏 (白) 三百六十行，没有一行我不会的。我看你们二位不是夫妻，定是兄妹。

赵雁蓉 (白) 妈妈好眼力，我们正是兄妹二人。

李氏 (白) 怎么样，我说你们就是兄妹吗。看您这穿着打扮定是贵公子无疑啦！

赵雁蓉 (白) 不敢。

李氏 (白) 您贵姓是？

赵雁蓉 (白) 我们姓赵。

李氏 (白) 姓赵？

(李氏背供。)

李氏 (白) 姓赵，从京城里来的，我看他这个打扮许是严嵩的狗党、赵文华一家的吧！我再问问他。

(李氏向赵雁蓉。)

李氏 (白) 我说公子，您在京城一定知道严府啊！

(赵雁蓉故作神气。)

赵雁蓉 (白) 严府，怎么不知，势力大的很哪！

李氏 (白) 您府上跟严府一定常有来往吧？

赵雁蓉 (白) 一殿为官，倒也常来常往。

赵美蓉 (白) 妈妈，京中之事不必多问！天时不早，我们要安歇了。

李氏 (白) 是。

(李氏背供。)

李氏 (白) 还真是严嵩一党，我先用药酒把他们灌醉，好叫我们丫头省点事。

(李氏下，取酒。)

赵美蓉 (白) 兄长一路劳累，早早安歇了吧！

赵雁蓉 (白) 就依妹子。

(李氏持酒上，进门。)

李氏 (白) 二位酒到。

赵美蓉 (白) 我们不曾要酒啊！

李氏 (白) 我知道您没有要酒，可是我们辛安驿有个规矩，凡是从京城里来的，每位敬酒三杯，敬酒不要钱。

赵雁蓉 (白) 怎么妈妈你不要钱？如此我便扰你三杯。

(李氏背供。)

李氏 (白) 年轻的人，出门爱贪个便宜听说不要钱，就扰我三杯，爱小便宜，你可就上大当罗！

(李氏向赵雁蓉。)

李氏 (白) 这才是痛快人哪，我给您斟上。

(李氏斟酒。)

赵美蓉 (白) 兄长，这酒还是不饮的好！

赵雁蓉 (白) 少饮就是。

李氏 (白) 公子您先吃个当朝一品。

赵雁蓉 (白) 当朝一品。

(赵雁蓉饮。)

李氏 (白) 我再敬您一个和合二仙。

赵雁蓉 (白) 好，和合二仙。

(赵雁蓉饮。)

李氏 (白) 您再来个连中三元。

赵雁蓉 (白) 哦，连中三元。

(赵雁蓉醉。)

李氏 (白) 干脆来个长流水吧。
小姐您也喝一杯吧！

赵美蓉 (白) 我是从不吃酒的。

李氏 (白) 少喝一点儿。

赵美蓉 (白) 我实实不会饮酒。

李氏 (白) 哦，不会喝，喝一口尝尝。

赵美蓉 (白) 我是一点儿也不用。

李氏 (白) 嗯，倒是你比他鬼啊，好，不用就不用。反正早晚你也……你也早点歇着吧。

(李氏出门，站中场。)

李氏 (白) 我得吆喝吆喝。

(李氏向上场门。)

李氏 (白) 呔！我说女娃子听着：前店来了两只羊，公羊受绑，母羊不受绑，你把刀磨的快快的，妈妈我要大祭——

(三锣。)

李氏 (白) 财神！

(小锣。李氏下。起二更鼓。)

赵美蓉 (白) 夜静更深，孤坐店中，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原板) 小雁蓉贪杯酒醉扶桌案，
独坐在招商店心不安然。
想起了家中事愈加伤感，
愁丝长理还乱怎得安眠。

(起三更鼓。)

周凤英 (内白) 呔嗨！

(大锣。周凤英上。)

周凤英 (西皮导板) 适才问我的娘细说一遍，

(西皮快板) 我店中住下了一女一男。
他言语支吾神色变，
定与那严嵩老贼有牵连。
只要仇人见了面，
我杀了他一刀一个，一个一刀仇报仇来冤报冤。
来至在上房门用目来观看，

(周凤英看，拨门，进房，推赵美蓉。)

周凤英 (西皮散板) 从实讲来莫迟延！

赵美蓉 (白) 好汉哪！

(西皮散板) 可叹我家遭大难，

周凤英 (白) 呔！这一女子，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遭了什么大难，从实讲来，大王爷宝刀虽快，从不屈杀好人！你要与我讲啊，

(周凤英上桌左右亮相。)

周凤英 (白) 说啊，你要与我讲！

(赵美蓉跪中间。)

赵美蓉 (西皮散板) 尊一声大王爷细听奴言：
我的父作清官被严嵩所陷，
我兄妹为避难遭受颠连。
望大王开宏恩将我怜念，
留残生报冤仇以慰先严。

周凤英 (白) 呀！

(周凤英下桌。)

周凤英 (西皮散板) 闻言暗把母亲怨，
错把忠良当奸谗。

(白) 方才所言可是实情？

赵美蓉 (白) 句句实言！

周凤英 (白) 你且起来，姑娘啊，你大王爷一不贪美色，二不夺财物，你既不是严家一党，只管放心，我这钢刀不伤无辜之人，话已讲明，俺去了。

赵美蓉 (白) 送大王爷！

周凤英 (白) 呔！

赵美蓉 (白) 啊……大王爷饶命啊！

周凤英 (白) 我来问你，那一男子，为何不来答话？

赵美蓉 (白) 他吃醉了酒。

周凤英 (白) 啊，吃醉了酒？大王爷出世以来，从不曾见过吃醉酒的人儿，待俺掌灯看上一看。

(周凤英回身取灯。)

赵美蓉 (白) 哥哥醒来！

周凤英 (白) 呔，靠后，下站，什么东西！

(周凤英放灯、钢刀，看。三锣。)

周凤英 (白) 妙哇！

(南梆子) 见此人他生得十分俊雅，
不由我笑吟吟脸泛红霞。
适才间作玩耍你休要害怕，

(周凤英取刀走花梆子。)

赵美蓉 (白) 送大王！
周凤英 (白) 免！
(周凤英下。)

赵美蓉 (南梆子) 他为何变作了粉黛娇娃？
(白) 吓煞人也！
(赵美蓉关门。李氏上。)

李氏 (西皮垛板) 好姻缘一线牵诚非假话，
险些儿把亲家当作冤家。
(白) 赵小姐开门！
赵美蓉 (白) 妈妈来了，待我与你开门。
(赵美蓉开门。李氏进门。)

李氏 (白) 哟，赵小姐您早啊！
赵美蓉 (白) 啊妈妈，你店中出了强盗了！
李氏 (白) 怎么，出了强盗了？
赵美蓉 (白) 夜晚三更，有一红衣大汉，手持钢刀，进得房来，真真的把我吓坏了！
李氏 (白) 杀死你了吗？
赵美蓉 (白) 无有。
李氏 (白) 我说的呢，要是把你杀了，你也不能在这跟我说话了。那么，丢了什么财物了吗？

赵美蓉 (白) 东西也未曾动。
李氏 (白) 这不结了吗！哪有这样的强盗，又不杀人，又不劫财，光串个门就走的？你一定是走累了，作了个恶梦吧。哟，公子这是怎么啦？

赵美蓉 (白) 吃了妈妈的酒，一直沉睡未醒。
李氏 (白) 我会治，一口凉水就得。
(李氏喷水，赵雁蓉醒。)

赵美蓉 (白) 哥哥还不谢过妈妈！
赵雁蓉 (白) 多谢妈妈的好高酒。
李氏 (白) 不用谢。喝我的酒给我道谢的还真少，你算头一个。
赵美蓉 (白) 哥哥，速速付与店钱，你我赶路要紧。
赵雁蓉 (白) 是呀，妈妈算清店钱，我们要走了。
李氏 (白) 忙什么的，你们二位在我这儿索性多住几天，我是连店钱带酒、饭钱全不要，您看怎么样？

赵雁蓉 (白) 哎呀呀，不敢领教了！
李氏 (白) 别害怕，这回没那个啦。快坐下吧，我还有话呢。
赵雁蓉 (白) 妈妈有话请讲。
李氏 (白) 我想请问赵公子您的大名怎么称呼，为什么兄妹二人远离京城呢？
赵雁蓉 (白) 这个……
李氏 (白) 公子，有话只管明言，您别看我是开店的，可我们老头子在世的时候，也是在京城当差的，只因被奸臣所害，才避难来在这辛安驿。刚才我听说你们哥俩好像也是为避难才离开京城的，是这回事不是？

赵美蓉 (白) 妈妈从何知晓？
李氏 (白) 夜里我从你们窗户外头过，听见你在屋里说的。告诉你赵小姐，别瞒着我了，我们是好人。

赵雁蓉 (白) 妈妈，我就与你实说了吧！
(西皮二六板) 我父赵荣官极品，
只因直言忤奸臣。
严嵩老贼心毒狠，
害我赵家一满门。
兄妹避难离险境，
武解元赵景龙便是我名。

李氏 (白) 哎哟，原来是赵老大人的公子，还是位解元公哪，失敬了！请问公子此番避难意欲何往呢？

赵雁蓉 (白) 前往庐山投亲。
李氏 (白) 投亲？八成是去看你的丈母娘吧？
赵雁蓉 (白) 哎，小生尚未婚配，哪里来的丈母娘啊？
李氏 (白) 还没娶亲哪，合适！我说赵公子您今年多大啦？
赵雁蓉 (白) 我嘛，二十一岁。
李氏 (白) 正好！赵公子，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雁蓉 (白) 妈妈有话请讲当面。

李氏 (白) 我有个女儿今年十九岁，有意许配公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赵雁蓉 (白) 这个……
 赵美蓉 (白) 哥哥，使不得。
 妈妈，使不得。

李氏 (白) 小姐，这里头没您什么事呀！
 赵雁蓉 (白) 妈妈，小生父仇未报，怎能提起婚姻之事，使不得的！
 李氏 (白) 咳，一码事说一码事的，咱们先作了亲，然后咱们再一块想法子报仇，你看好不好？

赵雁蓉 (白) 这如何使得！
 赵美蓉 (白) 妈妈，实实使不得！
 李氏 (白) 我这儿直对付，怎么他们哥俩老说使不得呀？哦，我明白啦，他们瞧我这个长像，怕我这个破窑里出不了好磁器，我得把我们姑娘叫出来，他瞧我们妞儿长的好看，也就愿意了。

(李氏出门，向上场门。)
 李氏 (白) 我说丫头快来呀！
 (周凤英蒙盖头穿帔上。)
 周凤英 (白) 来了，来了。
 李氏 (白) 哟，你这是干什么去呀？
 周凤英 (白) 妈呀，我跟人家拜天地去。
 李氏 (白) 喝，真急呀，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你。
 周凤英 (白) 怎么着？他不要我？妈呀，您拿刀来，我杀了他。

(周凤英揭盖头。)
 周凤英 (白) 哇呀呀！
 李氏 (白) 得了呗，这么大姑娘拿刀找婆家，谁敢要你呀，连妈妈我都不敢要你。
 周凤英 (白) 妈呀，他既不要我，他长的这么好看，我不把他杀了，可惜了，怎么能便宜别人呢！

李氏 (白) 你这孩子真毒！
 周凤英 (白) 不毒又怎么样呢？
 李氏 (白) 你过去跟他见个礼儿，他瞧你长的好看，也许就答应了。
 周凤英 (白) 得，就这么办了，您给我们说说去。

(李氏拉周凤英同进门。)
 李氏 (白) 赵小姐请过来，我女儿要给令兄见个礼。
 赵美蓉 (白) 亲事不允还见个什么礼呀！
 李氏 (白) 亲事成不成，他们俩见个礼也不要紧的，你去说说吧！
 赵美蓉 (白) 啊兄长，周家小姐要与你见个礼儿。
 赵雁蓉 (白) 好，见个礼又待何妨，快快请来相见。
 李氏 (白) 到底是公子爽快。公子，这就是我的女儿。

(李氏向周凤英。)
 李氏 (白) 见过赵公子。
 周凤英 (白) 相公，我们这儿有礼了。

(周凤英万福。)
 赵雁蓉 (白) 还礼。

(赵雁蓉万福，赵美蓉以手扯赵雁蓉衣，赵雁蓉急改，拜揖。)
 李氏 (白) 嚯！
 周凤英 (白) 哟，妈，您这是什么啦？
 李氏 (白) 你瞧他又拜拜又作揖，这叫什么礼呀？这不成了二姨子礼啦吗！
 周凤英 (白) 妈呀，他是瞧我长的好看，我怎么施礼，他就也怎么施礼，他是怎么施礼怎么好。

李氏 (白) 好！我可是怎么瞧，怎么别扭呢！
 周凤英 (白) 妈呀，他既是武解元，武艺一定错不了，我要跟他比枪，他要是胜得女儿，咱们就留他在咱们店房招亲。

李氏 (白) 对，他要是胜不过你，干脆把他打发走就结了。
 周凤英 (白) 喂，那也不能叫他走啊，武艺总有高低，既是武解元，就是不胜女儿，武艺也是不会差的。

李氏 (白) 哦，我明白了，听你这话，他的武艺比你，你不让他走；他的武艺没有你好，你也不让他走，反正你是不让他走定啦。是不是？
 周凤英 (白) 妈呀，你就给我们说说去呗！
 (小锣。周凤英下。)
 李氏 (白) 这孩子可怎么好！

我说赵公子您看我们丫头长的怎么样？

赵雁蓉（白） 小姐嘛，十分美貌！

李氏（白） 她还会点武艺呢！

赵雁蓉（白） 怎么，小姐还有武艺在身么？

李氏（白） 会那么两下子。公子既是武解元出身，我们姑娘要跟你比枪。

赵雁蓉（白） 怎么，要扎枪？

李氏（白） 哟，留神我妈妈我的肚子！

赵雁蓉（白） 我会。

（赵雁蓉下。）

赵美蓉（白） 妈妈，我哥哥不会武艺，不能扎枪。

李氏（白） 他能扎枪，你才不能扎枪哩！人家全答应了，你就别在里边捣乱了。咱们搬个凳子，你站在那边，我站在这边，咱们瞧个热闹。

我说女娃子，扎枪来！

（李氏站小边，赵美蓉站大边台口。周凤英、赵雁蓉同上，对枪，同下。）

李氏（白） 赵小姐，令兄的枪法真不错。你瞧，这才是郎才女貌呢，咱们这门亲事，就算妥啦，告诉你哥哥打扮打扮，等着拜天地吧！

赵美蓉（白） 妈妈使不得！

李氏（白） 使得！

赵美蓉（白） 我哥哥他……

（赵美蓉摆手。）

李氏（白） 我知道他没有，可我也没跟他要什么呀！

赵美蓉（白） 妈妈你好不明白！

李氏（白） 我怎么不明白呀，这是好事！

赵美蓉（白） 妈妈你真糊涂！

李氏（白） 我比你妈还糊涂！我瞧出来了，八成你瞧人家结亲有点眼馋了！别忙，过些日子妈妈也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主儿。

赵美蓉（白） 哎！这是哪里说起！

（赵美蓉下。）

李氏（白） 哎呀！慢着，女儿结亲，男婚女嫁这是个大事儿呀，我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我得找何四叔去给挑个好日子，说去就去。

（李氏走圆场。）

李氏（白） 到了，兄弟在家吗？

（何四叔上。）

何四叔（念） 阴阳阴阳，步步有方，有人找我，不是出殡，就是下葬。

（何四叔开门，出门。）

李氏（白） 你瞧丧不丧！

何四叔（白） 谁呀？

李氏（白） 是我。

何四叔（白） 嫂子您好啊？

李氏（白） 我好，兄弟你也好啊？

何四叔（白） 我也好。嫂子，今儿个是哪阵风把您给刮到我这儿来了？

李氏（白） 旋风！

何四叔（白） 喝！

李氏（白） 我呀，一来瞧瞧兄弟你，二来还找你有点事情。

何四叔（白） 我就知道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氏（白） 你知道嫂子我那个店哪……

何四叔（白） 让火给烧了？

李氏（白） 什么烧了！昨天晚上上来了一男一女……

何四叔（白） 全死在你们店啦！

李氏（白） 什么死在店里了！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你知道我们那个姑娘……

何四叔（白） 跟人家跑啦？

李氏（白）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呀，净胡说八道的，你让我说话不让？

何四叔（白） 我说话嘴急，嫂子，你说你的吧！

李氏（白） 哎，你别捣乱了，听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们店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客人，乃是兄妹，我瞧这个男的倒挺好的，我想你那个侄女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有心把姑娘许配他，作个招门女婿。特为找兄弟你来，求你给挑个好日子，好叫他们成亲。没别的说的，帮嫂子个忙吧！

何四叔（白） 不行不行，今儿个我没工夫。

李氏（白） 你有什么事呀？

何四叔 (白) 有一家等着我去下葬呢。

李氏 (白) 你上我那儿去一会就走，还不行吗？

何四叔 (白) 不成不成，去不了去了不！

李氏 (白) 兄弟你不肯去，我倒明白啦。

何四叔 (白) 明白什么？

李氏 (白) 当初你大哥下葬的时候，兄弟你忙前忙后的，我缺你个情，兄弟挑我的眼啦，你说是不是呀？

何四叔 (白) 你还提哪！大哥下葬我忙了好几天，你净给我小钱啦，简直没地方花去！

李氏 (白) 兄弟你放心吧！这回你帮嫂子忙合完了，嫂子我一个小钱都不给你。

何四叔 (白) 嫂子，我这回忙合完了，我可是一个小钱也不要。

李氏 (白) 我要给你一个小钱我不是人。

何四叔 (白) 我要要你一个小钱，王八不是人养的，等着我拿包袱去。

(何四叔取包袱。)

何四叔 (白) 我把门带上。

(何四叔带门。)

何四叔 (白) 走吧，咱们。

(李氏、何四叔同走圆场。)

李氏 (白) 到了。

何四叔 (白) 别倒，我还留着吃呢。

李氏 (白) 咳，到了我家了，进去坐着。

(李氏、何四叔同进门。)

何四叔 (白) 坐着。

(李氏、何四叔同坐。)

李氏 (白) 兄弟等等，我把姑爷叫出来，给你见见。姑爷快来。

(赵雁蓉上。)

赵雁蓉 (白) 妈妈何事？

李氏 (白) 来吧，给你引见引见。

赵雁蓉 (白) 噢，丈人。

何四叔 (白) 还礼，还礼。

李氏 (白) 咳，你弄错了，这是街坊。

赵雁蓉 (白) 哦，街坊家的丈人。

李氏 (白) 你给我下去吧，你！

(赵雁蓉下。)

何四叔 (白) 嫂子，没想到老了，老了，咱们两人会……

李氏 (白) 别胡说！

何四叔 (白) 咳，嫂子，你将就点吧！

李氏 (白) 我不能那么将就！说真格的，你看我们这女婿错不错？

何四叔 (白) 不错，不错！

李氏 (白) 那么你给挑个日子吧。

何四叔 (白) 我是阴阳，就管下葬啊。

李氏 (白) 这是喜事，你得按喜事办。

何四叔 (白) 好啦，我给挑个好日子。

(何四叔拿大书看。)

何四叔 (白) 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就是好日子。

李氏 (白) 好极了，一事不烦二主，兄弟你受累给赞礼吧，我去搀新人去。

(李氏下。)

何四叔 (白) 赋以：

(念) 两个一样的，偏要作夫妻，洞房花烛夜，闹得出了奇。

(白) 动乐，搀新人！

(吹打。赵美蓉搀赵雁蓉，李氏搀周凤英自两边分上。)

何四叔 (白)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赵美蓉搀周凤英、赵雁蓉同下。)

李氏 (白) 嗨，一块石头可算落了地啦！

何四叔 (白) 嫂子你大喜啦。

李氏 (白) 兄弟，你也同喜呀。

何四叔 (白) 嫂子，你看天儿可不早了。

李氏 (白) 可不是吗，兄弟，叫你受累啦，也该回去歇会啦。

何四叔 (白) 那么我要走啦。

李氏 (白) 走吧。
 (何四叔背供。)
 何四叔 (白) 有的,不理我这个碴呀!
 (何四叔向李氏。)
 何四叔 (白) 我说嫂子,你不是说完了事给我两钱吗?
 李氏 (白) 兄弟,我可得罚你,你不是说办完这挡子事,一个小钱不要吗?
 何四叔 (白) 我说不要小钱,我要大钱呀!
 李氏 (白) 兄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小钱都没的给你,哪来的大钱呀!
 何四叔 (白) 好啊,我让她给绕逮住了!
 (何四叔想。)
 何四叔 (白) 哎哟,嫂子,今儿个他们成亲,你祭了你们祖宗了吗?
 李氏 (白) 哟,这我倒马虎了!
 何四叔 (白) 你瞧,是不是,你得罪了你们祖宗,呆会闹得你们家宅不安,往后子孙还少!
 李氏 (白) 那怎么办哪?
 何四叔 (白) 我也没办法,回见吧!
 李氏 (白) 兄弟你可别走,你还得帮帮嫂子的忙!
 何四叔 (白) 嗨,我再帮你一次忙,我把他们送走也就得了,可你得跪下磕头,连喊三声:“祖宗您走吧”,我就把他们送走啦!
 李氏 (白) 就这么办吧!
 何四叔 (白) 等我念咒啊。
 (何四叔念咒。)
 何四叔 (白) 嗨,赶紧跪下磕头。
 (李氏跪下磕头。)
 何四叔 (白) 说呀,快说呀!
 李氏 (白)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白) 大声点!
 李氏 (白)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白) 再大声点!
 李氏 (白)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白) 我不走?我还住在你们这儿吗!
 (何四叔下。李氏起身。)
 李氏 (白) 这块骨头!没想到,我上了他的当了。我赶紧到洞房瞧瞧去吧!
 (李氏下。)

【第四场:弟兄落店】

(杨胜、赵景龙同上。)
 杨胜 (西皮散板) 心急只嫌足下慢,
 赵景龙 (西皮散板) 明灯一盏高挂悬。
 杨胜 (白) 嘿,大哥!这回可到辛安驿了,我又累又饿呀!
 赵景龙 (白) 此地就是客店。
 杨胜 (白) 好哇,我去打店。
 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李氏上。)
 李氏 (白) 来了,来了!来了!喝,哪来了这么个楞小子呀!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么一通胡嚷?
 杨胜 (白) 我是住店的。
 李氏 (白) 对不起,今儿个这儿有喜事,不留客人,您还是别处请吧。
 杨胜 (白) 得了,老太太,您随便给我们找个地方就成,我们不麻烦您。
 赵景龙 (白) 是呀,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李氏 (白) 也好,那你们就进去吧。嘿,我说楞大爷,别胡溜达,那边是厨房。
 杨胜 (白) 厨房?好啊,我正饿着哪。
 李氏 (白) 得寸进尺啊!跟我来吧。
 (李氏、赵景龙、杨胜同走小圆场。)
 李氏 (白) 二位对不起,就在这间屋里屈尊一宵吧,屋里有灯,我可不能多陪你们啦。
 赵景龙 (白) 妈妈请便。
 (李氏下。)
 杨胜 (白) 大哥,我还饿着哪!

赵景龙 (白) 暂且安歇了吧！
 杨胜 (白) 好，饿着肚子睡觉去。
 (赵景龙、杨胜同下。)

【第五场：洞房巧圆】

(赵美蓉、赵雁蓉同上。)
 赵雁蓉 (白) 姐姐，这可怎么办哪，要不趁这会儿没人，咱们逃走了吧！
 赵美蓉 (白) 此时只怕难以走脱，倒不如待等夜半三更，她们熟睡之后，你我再设法逃走。
 赵雁蓉 (白) 就这么办啦。
 (李氏、周凤英同上。)
 李氏 (白) 姑爷，喝盅酒吧！
 赵雁蓉 (白) 不用。
 李氏 (白) 别害怕，这回是喜酒。
 赵雁蓉 (白) 方才用过了，如今我是再也吞吃不下的。
 李氏 (白) 好，你不用，我喝。
 (李氏饮酒。)
 李氏 (白) 姑娘喝盅酒吧，这是喜酒。
 周凤英 (白) 不喝。
 李氏 (白) 我喝，我喝。天不早了，姑娘睡觉去吧。
 (李氏扶周凤英入帐。)
 李氏 (白) 赵小姐这儿来。
 赵美蓉 (白) 妈妈何事？
 李氏 (白)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赵美蓉 (白) 伺候我哥哥呀。
 李氏 (白) 今儿个有我们姑娘啦，你后面歇会去吧。
 赵美蓉 (白) 我离不开我哥哥。
 李氏 (白) 哟，这么大了，离开哥哥怕什么的，走吧。
 赵美蓉 (白) 妈妈使不得。
 李氏 (白)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使不得哪，走吧！
 赵美蓉 (白) 妈妈，我哥哥他……
 李氏 (白) 他，他早就愿意啦。
 赵美蓉 (白) 妈妈你……
 李氏 (白) 我怎么啦？
 赵美蓉 (白) 你真真的糊涂啊！
 李氏 (白) 什么明白糊涂的？走吧，跟我走吧！
 (李氏拉赵美蓉同下。起二更鼓。)
 赵雁蓉 (白) 哎，这是哪里说起！
 (西皮散板) 适才间约订好三更脱难，
 却怎奈这女子她……她……不离身边。
 我这里揭罗帏将她观看，
 这女子果然是艳丽非凡。
 我本当前去与她安眠，
 却怎奈我与她俱是一般。
 (白) 哎！
 (赵美蓉急上，敲门，李氏随上。)
 赵美蓉 (白) 哥哥，哥哥！
 李氏 (白) 赵小姐，什么时候了，还要闹新房啊，叫你哥哥、嫂子好好的睡吧。走吧，咱们也得睡啦！
 (李氏拉赵美蓉同下。赵雁蓉暗听，叹，假寐。起三更鼓。)
 周凤英 (内南梆子导板) 谯楼上打罢了三更三点，
 (周凤英出帐。)
 周凤英 (南梆子) 感月老暗地里红线来牵。
 走向前轻轻地把夫君呼唤，
 (周凤英推桌，赵雁蓉故做不醒。周凤英至窗口，撕窗纸，撮纸捻儿，捅赵雁蓉鼻子。赵雁蓉醒，周凤英急回帐内，假睡，赵雁蓉推周凤英醒。杨胜上。)
 杨胜 (白) 我可真饿坏啦，老太太说办喜事，我到厨房瞧瞧有什么吃的没有。
 (杨胜急走撞门。)

杨胜 (白) 嗬,走错门了!
 (杨胜下。赵雁蓉欲开门,周凤英拦住,开门四看,返身关门,与赵雁蓉推磨。赵雁蓉蒙头假睡,周凤英用簪子扎赵雁蓉手,赵雁蓉醒。)

周凤英 (南梆子) 为什么洞房中独坐不眠?
 (白) 郎君安歇了吧。
 赵雁蓉 (白) 我一个人睡惯了。
 周凤英 (白) 如此郎君请到床上安睡,我在椅儿上独坐一宵。
 赵雁蓉 (白) 使得的么?
 周凤英 (白) 使得!
 赵雁蓉 (白) 不恭了!
 (西皮散板) 她那里夫妻情十分眷恋,
 紧衣衫提防她任意胡缠。

(赵雁蓉入帐。)

周凤英 (白) 我看他待我十分冷淡,这姻缘有些错了!有了,待我上得床去,与他脱去衣履,同入罗帏,看他怎样待我?
 (西皮散板) 好姻缘已成就岂能拆散,
 我与他脱去了朱履衣冠。
 到此时顾不得羞惭满面,
 (周凤英仔细看赵雁蓉,发现耳朵眼儿,无喉结,不似男子,疑心,与之脱靴,惊。)

周凤英 (白) 哎哟!
 (西皮散板) 却因他也是小小金莲?
 (白) 妈呀!了不得啦!
 (周凤英撞门,开门急下。赵雁蓉急穿靴,欲出门。杨胜上,碰面。)

杨胜 (白) 哥哥,敢情你在这儿哪,厨房里有吃的,我带你去。
 (杨胜拉赵雁蓉同下,赵景龙上。)

赵景龙 (白) 黑夜之间,不知杨胜贤弟哪里去了,不要闯出事来,待我寻找于他。
 (赵美蓉上。)

赵美蓉 (白) 夜半三更外面吵吵闹闹,不知什么原故!
 (周凤英拉李氏同上,与赵景龙碰面。)

周凤英 (白) 好呀,你蒙的我们好苦呀,妈呀,可别叫他跑了!
 (周凤英拉住赵景龙。)

赵景龙 (白) 这是什么缘故?
 李氏 (白) 怎么回事,这是?
 周凤英 (白) 妈呀,他是个女人!
 李氏 (白) 咳,他是个解元,不是举人!
 周凤英 (白) 咳,我说他是女的,不是男的!
 李氏 (白) 怎么,他是女扮男装?
 赵景龙 (白) 岂有此理,俺乃堂堂男子,说什么女扮男装!
 赵美蓉 (白) 妹妹,你就说实话吧,说了咱们好走。
 赵景龙 (白) 什么乱七八糟的!
 周凤英 (白) 对了,还是你说吧,他到底是男是女,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赵美蓉 (白) 小姐息怒,她实是女人,她是我妹子,我是她姐姐。
 赵景龙 (白) 哪有此事!
 李氏 (白) 你说你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赵景龙 (白) 自然是男子!
 赵美蓉 (白) 她是女子!
 赵景龙 (白) 休得胡言乱语,哪个是女子!
 周凤英 (白) 妈呀,不对呀,这小子不但男女不分,怎么说话还会变嗓门呢?
 李氏 (白) 真乱,里头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屋里有灯,干脆咱们进去分辨!
 赵景龙 (白) 走!
 (众人双进门进屋,互看。)

赵景龙 (白) 啊,你不是贤妹吗?
 赵美蓉 (白) 原来是兄长!
 赵景龙 (白) 我与杨胜贤弟已经寻找你们几日了,不想在这里相遇了!
 李氏 (白)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胡认亲来了?
 赵美蓉 (白) 妈妈,他是个男子,他是我哥哥赵景龙。
 李氏 (白) 他是你哥哥赵景龙,那么那位是谁呀,他上哪儿去了?
 (杨胜拉赵雁蓉同上。)

杨胜 (白) 老太太别找了,我给你送姑爷来了。

周凤英 (白) 你把我害得好苦，我宰了你！
(赵雁蓉跪。)

赵雁蓉 (西皮流水板) 小妹男装将姐保，
辛安驿中把祸招。
错配姻缘出人料，
妈妈、小姐来恕饶！

李氏 (白) 得了呗，你说了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明白，干脆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跟我说吧。

赵美蓉 (白) 我们进得店来，你就要我们招亲，她是我妹妹，她女扮男装，不能招亲，我说使不得，妈妈偏说使得，我说妈妈你不明白，妈妈你还说明白……

李氏 (白) 这回我就全明白了，孩子你听明白没有？

周凤英 (白) 咳，妈呀，我白忙了一宵！
(周凤英哭。)

赵景龙 (白) 贤妹，你真真的淘气，还不上前与妈妈、小姐陪礼！

赵雁蓉 (白) 是啊，丈母娘在上，小婿陪礼了！

李氏 (白) 我拿汗脚巴鸭儿踹你。

赵雁蓉 (白) 娘子，小生有礼了。

周凤英 (白) 你们瞧见没有，他还跟我装着玩呢！你过来，我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赵雁蓉 (白) 人吗，什么东西！

周凤英 (白) 闹了半天，咱们俩敢情一样？

赵美蓉 (白) 慢来慢来，我们三个俱是一样！

李氏 (白) 别忙，先等等，站好了，我瞧瞧，咱们四个都是一样！

杨胜 (白) 老太太，这儿可是有俩不一样的。

周凤英 (白) 母亲事到如今，叫女儿怎生做人哪！

李氏 (白) 哎！

赵景龙 (白) 啊，妈妈，小姐，这都是两小妹无知，还望多多恕罪，小生这厢陪礼了！

杨胜 (白) 老太太，这个是真的赵景龙，你瞧怎么样哪？依我看要不然，这门亲事就应在他身上吧。
哥哥你瞧怎么样？

赵景龙 (白) 惭愧！

杨胜 (白) 这是愿意了，老太太，您也问问去呀。

李氏 (白) 丫头这个可是真的，别错过好机会！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

周凤英 (白) 呀！
(西皮二六板) 又是喜来又是忧，
异样的滋味在心头。
指望婚姻早成就，
谁知新郎她是女流。
拿刀动枪闹个够，
虚凰假凤笑柄留。
此番再把姻缘凑，
前车之鉴莫要丢。
妈妈呀，你去看耳朵，
女儿再去看咽喉；
果然他是真男子，
气昂昂雄赳赳。
妈妈呀，一个“肯”字难出口，
不言不语低下了头。

李氏 (白) 孩子，这么说你是愿意了，那就好了！

杨胜 (白) 哥哥趁热拜丈母娘。

赵景龙 (白) 岳母请上，小婿大礼参拜。

李氏 (白) 哟，得了，罢了罢了，贤婿请起，哈哈哈哈！正是：
(念) 且喜女儿结鸾俦，

赵美蓉、
赵雁蓉 (同念) 洞房之中假风流。
杨胜 (念) 此番同到庐山寨，
周凤英、
赵景龙 (同念) 结亲之后再报仇！
(周凤英拉赵景龙，赵雁蓉欲上前，李氏拉住。)

杨胜 (白) 老太太我还饿着呢！
李氏 (白) 这回可就有你吃的了！
(完)